



水經注釋

卷首之卷一





予久聞仁和趙誠夫先生有釋水經注一書惜未之見昨
春移節大梁適先生子載元官是方以屬吏進謁言次及
之載元知隄防宣泄之宜能世其家學予既以其治績奏
于朝擢守歸德今年夏謀鉉先生是書請序于予予始得
受而讀之見其抉擇之詳明徵引之該核有升菴之博而
無其不可信有中尉之勤而去其不必疑洵謂有是書以
來不可少之撰述矣予服官數十年頗畱意地理之學以
爲有裨于民生實事自癸卯歲校刻山海經畢卽欲疏是
書是時幕下之士如邵錢洪孫諸子皆足以襄予編校之
役數年以來已十得其三四今觀先生是書條剖縷析遠

引博證有先得我心者亦或粗有知解可佐先生之不逮者略列數條于後備讀是書者之采擇焉大遼水下云遼東屬國首日昌遼故天遼而前志又無天遼之目予以十三州志校之知舊本今本皆誤刊三字志云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故交黎交黎前漢志屬遼西爲東海都尉治矣則知水經注昌遼之遼亦沿續志而誤也洛水下引劉昭注云周無司隸當爲司寇予按秋官司寇下有司隸鄭康成注云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屬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郡縣則司隸之設實本於周劉昭之說未可據矣汝水下云固始卽固陵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卽此

予考固始之置在後漢建武二年高祖時尙無固始之名知晉灼注誤也惟括地志云固陵在陳州宛邱西北四十二里以今道里計之陳州府城西北三十里有固陵諸地志皆云卽漢高追項羽之處則知與固始非一地矣又云鄭伯克段之鄆在潁川不在陳畱今考杜預是說趙匡集傳首疑之而改鄆字爲鄆予以爲趙說亦非也惟陳畱僞縣爲得矣廩延至僞旣爲順道又渡河奔共亦便若南至潁川之鄆陵旣無由北渡河若改從河南之鄆聚又嫌無別據仲援之言斯不易矣贛水下云豫章郡有豫章縣蓋復漢之舊今考道元云循水東北逕豫寧縣故西安也晉

太康元年更從今名則晉志仍作豫章縣爲誤又沈志豫寧侯相漢獻帝建安中立吳曰要安要字係西字之譌杜佑通典吳置新安縣晉更名豫寧新安亦西安之誤至云漢郡不當有淮陽晉志不聞有長樂今考漢紀高后八年淮陽王武以非子誅至宣帝元康三年始以封子憲中間闊絕百十有餘年其地爲淮陽郡可知晉書太康五年改安平爲長樂國封安平王孚曾孫祐爲王十年割武遂武邑觀津三縣爲武邑國以封南宮王承惠帝時承薨無後省還長樂國是長樂國之置志雖不詳而著于紀傳又盼盼可識矣又有可引伸先生之說者潁水下云潁潁音同

而字近今考道元之說云潁水時人謂之敕水而高誘淮南王書注云潁讀如燕人強秦言敕同也是潁潁二字皆讀如敕元和郡縣志云大騮山潁水源出於此太平寰宇記大騮山潁水源出於此是潁潁二字古通疑叔重二水爲複載否或徐鉉等增入如葑之誤菰荻之誤菰字皆重出非許氏之舊矣泚水下云改傳陽作偃陽今考漢書地理志楚國傅陽故逼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偃音福古今人表有福陽子注云妘姓卽偃陽子是偃福傳輔皆以音同而轉也沔水下引左傳云及鄢亂次以濟淇水經典釋文淇誤作其子按淇水卽沔水道元云沔水與夷水亂流

東出謂之淇水沔淇音同傳寫誤耳凡此數條以迄邵子證南江入海之道錢子爲漢水兩源之釋洪子辨荊州浸之澆水孫子疏京兆尹之漕渠均足爲是書之證佐發前人所未發矣予又嘗疑唐宋諸人所引水經注不盡出于道元蓋郭璞三卷之著杜佑以爲疎略則必嘗親見之卽如李唐一朝陸禋旣會續水經李吉甫又嘗刪水經矣以是推之注水經者不止道元一人則諸書所引之水經注亦不必均據酈書以校其同異曾歷詢爲地理之學者頗以爲然惜不及先生在時竝董浦謝山諸前輩一決之爲憾也總之道元之注足以證經史之闕遺而先生是書又

足以補道元之譌漏經不可無注注又不可無釋斷斷然也序是書畢適奉

命兼督兩湖于先生所疑之東條大別又將以目驗之庶幾其有一得附先生是書以傳也

乾隆丙午八月旣望鎮洋畢沅書于大梁使院

安定君之注水經雖其于禹貢之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尤詳于陂塘堤堰之屬固有用之書也乃以過于嗜奇稱繁引博反失之龐讀者眩焉要其纏絡未嘗不釐然可按也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据崇文總目則館閣所儲本亦祇三十五卷据元祐無名氏跋則蜀本且祇三十卷是以歐陽兗公尙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則逸文之不見于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以爲原本當有弱黑涇洛虜沱諸篇而今不可得見矣是豈止小失乎哉然卽其所幸存者脫文譌字展轉沿褻蔡

正甫所謂蜀板遷就之失令人撫卷茫然難以津造雖有好學如柳大中謝耳伯趙清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讎定不過正其十之三如盤洲石柱之疑而于其大者未之能及也百年以來乃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溪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君子慨然于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以通之購舊槧以校之竭精思以審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劉繼莊自燕中來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蒼萃為是書之疏而惜其不果然而諸家所論證或以洮水為澆水東樵或以滎水為澼水宛溪或以潔水有二百詩或以礫谿有南北二渠東樵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之許叔

重之說東樵宛溪斯其過皆不小甚矣稽古之難也杭有趙君東潛者谷林徵士之子也藏書數十萬卷甲于東南稟其家庭之密授讀書從事于根柢之學一時詞章之士莫能抗手爰有箋釋之作拾遺糾繆旁推交通裒然成編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有代興而諸家之毛舉屑屑者俛首下風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亡可也予家自先司空公先宗伯公先贈公三世皆于是書有校本故予年二十以後雅有志于是書始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尋雙韭山房手校之本更是迭非卒未得畢業睠懷世學不禁慙赧而東潛奪燾而登囊括一切猶以予為

卑耳之馬不棄其鞅絆豈知羽毛齒革君之餘也聊舉先世之遺聞以益君則庶幾焉謝山全祖望序

盈天地之間數物有萬而物莫不始於一說文部敘始一終亥徐楚金曰一天地之始也一氣之化也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五行之次惟水最先此易數與箕疇朶相發也故水浮天而載地元氣之布濩筋脈之流通昔賢譔述尊之曰經酈氏條分詮之曰注審其遠近之端詳其小大之勢于是源流之徑趣歸宿之殊區所謂經水枝水川水者百世悠悠如指諸掌唐六典云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五十九蓋若是之夥也觀夫善長之爲人志氣剛毅故起例謹嚴博覽羣書故馳詞絢發以視江左諸公習尙浮華競誇雕組殆羞與絳灌爲伍矣後之職志方輿者如李宏憲樂

子正王正仲之流莫不掇其菁英奉爲著蔡其間缺失五卷始記于崇文總目暨宋南渡中原文獻或失其傳學士大夫罕言其義雖嘗補于元刊于明日月寢久譌舛實多南州朱鬱儀中尉起而箋之疑人之所難疑發人之所未發論者以爲三百年來有數之作余愛之重之忘其固陋而爲之釋釋之云者所以存朱氏之是兼弼鄺亭之違也錄取片長便成佳證助之張目足爲快心若夫箋有繆鑿則削而投之所遺漏則補之別爲刊誤不欲羈入卷中惑人視聽間關歲月始勒成編余因思水之爲道也由人之治與不治耳治之則爲利甚溥不治則爲患甚鉅而是書

又在人之能讀與否耳善讀者追惟古帝泮水警予之心用致地平天成之業而況農田水利之興慶流于宗社澤被于生民關中鄭國之渠秦所以卒兼諸侯也塞下宜禾之府漢所以遂威絕域也陳協代龍之堰安平沁口之竭智通在我雲雨由人干戈擾攘之際曷嘗廢浚遏之勤乎且夫李冰之平溷崖楊渙之開石牛周君光瀧水之勳張景明漳河之績載籍書之于今爲烈彼杜君卿之不揆顛末橫肆譏評鹵莽滅裂斯已過矣嗚呼八枝代絕九畫茫茫河身南徙淮不敵黃二渠不醜四瀆或亡豈天數之使然抑人謀之不臧也若乃絺章繪句躡影希聲規索枕中

之祕竊侈談柄之助風斯愈下吾無取焉
乾隆十九年仲冬上旬東潛趙一清述

水經注原序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
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
及其氣畱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寓者神莫與
竝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
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誌其所錄簡而不周尙書本紀與
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旁
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
極聆州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髮髯前
聞不能不猶中洄湍決復音纏絡枝煩條貫系駁十二經

通尙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辯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
 陳輦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三經附其枝
 要者庶備忘悞之矜求其尋省之易下俱闕
 此是酈亭原本孫潛夫從柳大中鈔本錄得惜其失亡
 已大半矣然吉光片羽要為天下至寶而自篇首至其
 鴻深也詹氏小辨能舉之則在明中葉此序未亡可知
 而楊用修黃勉之二家刻書反遺之何也昔義門何氏
 最稱博覽深以不見此序為憾僅從玉海摘取大禹記
 著數語而云必得宋本乃為全篇則予今日之獲較之
 先正不既多乎東潛邨民識

水經注釋參校諸本

楊氏慎刊本升菴自序別刊水經三卷又其孫宗吾刻節錄水經注碑目一帙

黃氏省會刊本五嶽山人自序嘉靖甲午年刊

歸氏有光本太僕家藏舊鈔何義門曾見之

柳氏僉本字大中吳人正德年舊鈔藏洞庭葉石君家

趙氏琦美三校本清常道人常熟人脈望館藏書最富一校于萬曆丙午年一萬曆己酉年正月二十七日起訖四月七日一萬曆庚辰年二月十三日盡是年十二月五日畢工孫潛夫稱為

趙氏三校本最佳本也

吳氏瑄刊本字中行歙人萬曆乙酉年刊

朱氏之臣本字無易蜀人引辛氏三秦記補渭水篇神女唾瘡事義門稱之

周氏 嬰本

字方叔莆田人著析鄭見厄林

陳氏 仁錫刊本

萬歷中明卿更校刊之

鍾氏 惺譚氏

元春刊本竟陵鍾伯敬譚友夏合共評點

全氏 雙韭山房舊校本

鄞全侍郎元立字九山孫天敘字伯典亦官侍郎天敘之

從孫吾騏字北翁三世校之今翰林祖望其孫也

錢氏 曾本

遵王有述古堂藏書蓋宋槧本也

黃氏 宗羲刪本

梨洲嘗盡刪鄭注之無豫于水經者蓋欲復唐李氏刪水經十卷之舊而

未成有今水經行于世

孫氏 潛再校本

字潛夫一字節菴又字知節君又字菴園吳人用柳趙影宋鈔本校過

顧氏 炎武本

亭林著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昌平山水記辨正水經注極多義門

云丙子九月二十四日得見先生改正者又改定二十餘字

顧氏 祖禹本

宛溪著讀史方輿紀要引水經注多所補正

閻氏 若璩本

太原閻百詩著古文尚書疏證潛邱劄記援引水經注精義多前人所未發

黃氏 儀本

崑山黃子鴻會依鄭注每水各寫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精細絕倫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割正渭水篇胡朏明禹貢錐指從之

辨誤今是書歸于新城王氏池北書庫

劉氏 獻廷本

廣陽劉繼莊一字伯莊與黃子鴻友善同客崑山徐大司寇家與修一統志稿

作楚水圖記又欲作水經注疏而未就存其說于雜記蓋北方之學者全謝山為之傳

胡氏 渭本

德清胡朏明一字東樵著禹貢錐指悉本水經注援古證今渭水沔水二篇是其釐定

姜氏 宸英本

西溟手自校定全謝山家有之

何氏焯再校本義門中吳名士生當文盛之日者儒

籍世以博洽推之故其勘定諸書頗可依據自記于

康熙甲戌八月初十日始校是書夜以繼日至九月

十三日卒業戊戌八月

再跋其用力亦勤矣

沈氏炳本不詳何人見義門

董氏燧本字訥夫

項氏網本歙人即用朱

杭氏世駿本里人杭堇浦編

齊氏召南本天台人字次風與

全氏祖望七校本四明全謝山翰林取諸本手校于

篁菴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

寫今混作大字幾不可辨蓋述其先世舊聞斯言也

予深然之河洛濟渭沔江諸篇經注混淆臥病中忽

悟其義馳書三千里至京師告予子初聞之通夜不

寐竟通其說悉加改正今秋下榻春艸園之西樓各

出印證宛然符契舉

酒大笑因製序焉

以上諸本子悉取之與明南州朱謀瑋中尉箋相參證

錄其長而舍其短第見聞有限頗懷生晚之歎觀者幸

勿哂其陋也古老傳言馮祭酒夢禎以經注混淆間用

朱墨分勾乙其本惜未之見

民國廿六年一月得此本，定為趙東潛書刻本的最初刻本。初印本毫無可疑。試舉一證：此本卷三十六葉三，故昭陵也。下趙注：洛陵漢表作洛陽，與四庫本及吳騫家寫本及其他寫本相同。此第一刻本原狀也。海源閣藏刻本（今歸于我）與芝城大學北京大學藏刻本，此注漢表二字，刻改作一本，此初次刻改也。我藏的修改重刻本，此注改作「洛陵漢表作路陵」，此句以下又刻改了廿四十字。此二次大刻改本也。（參看卷三十三成句我的校記）

水經注釋參校諸本

三十二年一月十六日

胡適記



北史本傳

酈範字世則

魏書本傳小名記祖

范陽涿鹿人也

魏書地形志范陽郡領涿縣有涿城

巨馬水注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于道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翼茲水枝流津通纏絡墟圃匪直田漁之可懷信為遊神之勝處也春明夢餘錄酈亭在涿州南二十里為酈道元故居一統志酈亭在新安縣西北舊志今有酈村酈亭莊皆在縣西北四十里畿輔通志紫泉在新城縣東北源出縣西北十五里祖紹慕容寶龍堂村至縣西十里合琉璃又南入白溝河

漢陽太守 晉書載記慕容寶垂之第四子紀元彙考晉孝武帝拓跋皇始元年地志 以郡迎降 魏書帝紀道武帝

年魏郡晉置天興中屬兗州 魏書帝紀道武帝

漢陽郡晉置天興中屬兗州 魏書帝紀道武帝

亥大舉伐慕容寶自常山以東 魏書帝紀道武帝

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 魏書帝紀道武帝

義隆治瑕邱魏因之魏書 魏書帝紀道武帝

官氏志監軍從第三品中 魏書帝紀道武帝

父嵩天水太守 魏書帝紀道武帝

地志秦州天水郡治上封按

即前漢隴西郡之上邽縣也後漢屬天水郡師古曰邽音圭魏道武諱珪故改之官氏志上郡太守第四品

太武帝給事東宮魏書帝紀世祖太子正平元年薨諡

日景穆高宗即位尊曰太武踐阼按此文誤也魏書本傳

景穆皇帝廟號恭宗景穆皇帝之長子乃太

宗文成皇帝諱濬恭宗景穆皇帝位改元興安

武之嫡皇孫太武崩以皇孫即帝位改元興安

舊勳賜爵永寧男地形志瀛州高陽郡領永寧縣官氏志

將軍階第五品以奉禮郎魏書本傳作治禮郎官氏志

將軍階第五品以奉禮郎魏書本傳作治禮郎官氏志

東宮至是奉遷太武景穆神主於太廟進爵為子官氏志

始仕於朝為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官氏志諸開府司馬

四品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元孫劉或徐州刺史薛安都兗

州刺史畢眾敬竝以城內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

軍孔伯恭赴之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及定三

事征南大將軍上黨王屯於碣磔為諸軍後繼

齊範多進策白曜皆用其謀魏書本傳慕容白曜南征範

主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進範曰今

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

來速不去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此天亡之時也今

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非意可一攻而尅

之策是也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

部分旦便騰城崇朝而尅白曜將盡以其人為軍實範曰

齊四履之地世號東秦不遠為經略恐未可守也今皇威

始被民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

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曰此良策

也乃免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

炭成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威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

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白曜自伏縱其不

日此行也得卿三齊不足定矣軍達升城劉或太原太守

房崇吉棄母妻東走或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其寧朔將軍

張元孫奉牋歸款請軍接援白曜將遣偏師赴之範曰桑

梓之戀有懷同德文秀家在江南青土無墳桓之累擁衆

數萬勁甲堅城疆則拒戰勢屈則走師未逼之朝夕無患
 竟何所畏已求援軍且觀其使詞煩而顏愧視下而志怯
 幣厚言甘誘我也若不遠圖懼虧軍勢既進無所取退逼
 強敵羝羊觸藩羸角之謂未若先守歷城平盤陽下梁鄒
 尅樂陵然後方軌連鑣揚旌直進何患不壺漿路左以迎
 明公者哉白曜曰卿前後納策皆不失衷今日之算吾所
 不取何者道固孤城自守盤陽諸戍勢不野戰文秀必尅
 殄意在先誠天與不取後悔何及範曰短見猶謂不慮歷
 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據東陽為諸城根本多
 遣軍則歷城之固不立少遣眾則無以懼敵心脫文秀還
 叛閉門拒守偏師在前為其所挫梁鄒諸城追擊其後文
 秀身率大軍必相乘迫腹背受敵進退無途雖有韓白恐
 無全理願更思審勿入賊計中白曜乃止慕容白曜傳劉
 或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
 王使白曜攻纂于無鹽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
 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或遣招慰復歸或白曜既拔無鹽
 崔道固竝遣使內附而或遣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
 回攻升城垣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
 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
 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

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尅
 白曜以一句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升城不降白曜忿
 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殺戮
 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或遣其將吳愔公率
 眾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
 曜赴之白曜自瑕邱遣將軍長孫觀率騎入自馬耳關至
 盤陽諸縣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眷東討青
 州白曜自瑕邱進攻歷城乃為書以喻之道固固守不降
 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
 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固守二年
 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竝面縛而降白曜
 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于京師乃徙二城民
 望于下館朝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于京師乃徙二城民
 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尅
 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
 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銅
 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
 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
 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為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
 樂業尅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為之拜忿而箠撻唯以

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
 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又列傳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
 曾孫劉或為兗州刺史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
 父慶之劉駿司空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劉
 子業為其叔或所殺文秀遂與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勛
 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接應會劉或遣
 文秀弟文炳來喻之文秀復歸于或後慕容白曜既尅升
 城引軍下歷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長圍數匝自夏至春
 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
 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輿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
 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搗撻後還其
 衣為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
 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
 亦加禮之又房天樂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為青州別駕文
 秀拔為長史督齊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文秀族子嵩聰
 敏有筆札文秀以為司馬甚器任之宋書州郡志兗州刺
 史東平太守無鹽令漢舊縣青州刺史治臨淄安帝義熙
 五年平廣固北青州刺史治東陽城而僑立南青州如故
 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孝建二年移治歷城大
 明八年遷治東陽太原太守秦立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

割濟南太山立領縣三山荏太原祝阿又晉成帝立南青
 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州并南兗今白曜傳云并
 州刺史房崇吉則并州之號尚存也魏書地志兗州東
 平郡領無鹽兗州後漢治山陽昌邑魏晉治廩邱劉義隆
 治瑕邱魏因之青州漢治臨淄司馬德宗治東陽魏因之
 齊州治歷城劉義隆置冀州皇興三年更名領東魏郡劉
 駿置治歷城東平原郡劉裕置梁鄒東清河郡劉裕置治
 盤陽城太原郡劉義隆置魏因之領太原縣治升城有廢
 溝垣城濟州東濟北郡領肥城前漢屬泰山後漢屬濟北
 晉罷復屬治肥城按沈約志濟北郡領縣三蛇邱盧穀邱
 無肥城蓋縣廢而城存也水經注濟水右迤為涓湖又東
 北逕垣苗城西故洛當城也又東與涓溝合涓溝即麋溝
 亦即魏收志之麋溝垣苗城也又水經注灑水逕
 陰館縣故城西魏天安三年齊平徙其民于此立平齊郡
 方輿紀要平齊城在山西大同府西二十里魏獻帝天安
 元年之明年改元皇興此天安字鄺道元誤記也魏收志
 無此郡縣蓋
遂表為青州刺史
 魏書本傳以撫新民地形
 已廢省矣
 齊郡領臨淄昌國益都盤陽平昌廣饒西安平廣川北
 海郡領下密劇都昌平壽膠東樂安郡領千乘博昌安德

般渤海郡領重合修長樂高陽郡領高陽新城鄴安次安
平河間郡領阜城成平武垣樂成章武南皮樂陵郡領陽
信樂陵厭次新樂濕沃官氏志上州刺史第三品中進爵
州刺史從第三品下州刺史第四品青州當屬上中

為侯官氏志開國加冠軍將軍官氏志冠軍將還為尚書

右丞魏書本傳遷尚書右丞官氏志尚書右後除平東將

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官氏志四品將軍第三品散公從

爵者皆不得世襲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

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于齊下矣使君臨撫東

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邱矣範笑答曰吾將

謂卿必驗此夢後果如言淄水注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

水又東北流逕東陽城北東北流合長沙水水出逢山北
阜世謂之陽水也水流亦有時窮通信為靈昔在宋世是

水絕而復流劉晃賦通津焉魏太和中此水復竭輟流積

年先公除州即任未朞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謂幽谷枯

而更溢窮泉輟而復流矣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尤

民孫道相頌曰唯彼繩泉竭踰三齡祈盡珪璧謁窮斯牲

道從隆替降由聖明蓋民河間趙嶷頌曰敷化未期元澤

潛施枯源揚瀾涸川滌陂北海郭欽曰先政輟津我后通

洋但頌廣文時鎮將官氏志舊制緣邊皆置鎮都大將統

繁難以具載時鎮將兵備禦與刺史同城隍倉庫皆鎮將

主之但不治事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鎮

故為重于刺史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覬州任

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為算略

勿復懷疑魏書本傳高祖詔範曰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

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鎮將伊利妄生姦撓表卿
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覬州任有司推驗虛
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為算略勿復懷疑待
卿別犯處刑及鞭今恕刑罷鞭止罰五十卿宜克循輯綏

邊服稱還朝卒京師魏書本傳諡曰穆子道元魏書本傳
朕意也元在酷吏傳道元第四弟道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略
自奉朝請遷尚書二千石郎中加威遠將軍為漢川行臺
迎接降款以功除員外常侍領郎中轉輔國將軍驍騎將
軍出為正平太守治有能名遷長樂相正光五年卒年三
十八贈後將軍平州刺史子中字伯偉武定初司徒刑獄
參軍道慎弟道約字善禮起家奉朝請再遷冠軍將軍司
徒諮議參軍朴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
謁乞巧不已多為人所笑弄坎墮于世不免飢寒晚歷東
萊魯郡二郡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六年三武定七
年卒北史本傳範弟道峻子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九長
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歷位尚書外兵郎行臺長孫承業
引為行臺郎惲頗兼武用恒以功名自許每進計于承業
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子惲在軍啓求減身官爵為父
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惲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
固守平陽朱榮稱兵赴闕惲與元珍不從為榮行臺郎
中樊子鵠陷城被害所作文章頗行于世撰慕容氏書不
成子懷則司空長流參軍按道峻為範子非其弟也道元
兄弟五人其名皆以道字為次道元死于陰槃驛有弟道

某從疑即道峻也故惲得為之請贈道慎道約而外一則
無聞範有弟曰神虎官尚書左民郎中神虎弟夔子惲則
惲又非道峻之子未
知何以舛錯乃爾

道元字善長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為伯官氏志散侯從第

品魏書本傳太和為尚書主客郎中水經涅水御史中

尉李彪以道元執法清刻魏書本傳自太尉掾引為書侍

御史官氏志開府掾屬從第五品治書侍御史第六品此

道元為李彪為僕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魏書列

字道固頓邱衛國人家世寒微高閭稱之於朝貴李冲禮

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南征假彪冠軍將軍東道副將車

駕還京遷御史中尉彪既為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
舉劾遠近畏之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
城王等參理畱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李冲等意議乖異遂
形于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糾劾已者

遂多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于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
 按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
 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闕東省宜感恩勵節忠
 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
 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
 此而可忍誰不可容臣輒集尚書以下合史以上并治書
 侍御史臣鄺道元等于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
 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部下彪荅臣言事見在日實如所
 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部下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始南
 付廷尉治獄沖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始南
 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
 一人及彪位宦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
 與言于侍筵之次啓論于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
 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
 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讐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鷂之逐鳥
 雀凜凜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不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
 正直微識其福急之性而不以為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
 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為難
 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
 振于下國肅肅之稱著于京師天下改目貪夫斂手臣時

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于臣云其
 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誦之際易生音謠心
 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會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
 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
 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
 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
 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
 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
 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
 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為
 大會而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
 夕共事始知其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
 安以身作之過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倂已聽其言同
 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
 曲已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曲從依
 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彪于有北以除姦矯
 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
 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畱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
 祖恕之除名而已又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李彪之入京也

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
 學禮而納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為中尉
 兼尚書為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冲而更相輕背惟公坐
 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冲頗銜之後高祖南征冲與
 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竝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
 狀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
 歎悵者久之既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為滿矣冲時震
 怒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
 泥首面縛詈辱肆口冲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
 悸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不能療或謂
 肝腸傷裂旬卒 **景明中為冀州鎮東府長史** 官氏志四鎮將
 有餘日而卒 **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關**
中亦不至州 按魏書外戚傳北史列傳皆 **道元行事三年**
 品將軍長史從第四品 刺史于勁為冀州蓋失之
為政嚴酷吏民畏之 洧水注長社縣潁川郡治余以景明
後試守魯陽郡 汝水注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地
 志魯陽郡太和十一年置鎮十八年改為

荆州二十二年罷置領縣二山北太和十一年置有應山
 應城河山太和二十一年置官氏志中郡太守第五品下
 郡太守第六品魯 **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校詔曰魯陽本**
 陽郡當屬中下也 **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

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為寇 魏書蠻傳永平初東荆州表
 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十六 **延昌中為東荆**
 縣五十詔鎮東府長史鄺道元檢行置之

州刺史 泚水注延昌中除東荆州刺史治泚陽故城按地
 形志東荆州嘗為荆州後郡屬廣州永安中置治
 魯陽武定中陷徙治襄城以其別于荆州與北荆州故此
 加東也官氏志中州刺史從第三品下州刺史第四品東
 荆州亦 **威猛為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訟其刻峻請前刺**
 屬中下

史寇祖禮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人竝坐免
官 魏書列傳寇字祖禮上谷人祖 **後為河南尹** 魏書本傳
 讚南雍州刺史父臻宏農太守 行河南尹
 卷首 八 東潛趙氏定本

地形志河南郡太和中遷都為尹天平初改官氏志河南尹第三品周書趙肅傳魏正光五年元為河南尹辟肅為

簿主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元懷荒禦夷諸

鎮竝改為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

門侍郎馳驛與大都督李崇籌宜等立裁減法畱會諸鎮

叛不果而還按此文有誤魏書本傳肅宗以諸鎮竝為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與都督李

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畱儲兵積粟以為兵備等立即置立

之誤法畱亦去畱之誤也魏書列傳後北鎮破落汗拔陵

反叛所在響應賊眾日甚吏部尚書元修義曰疆寇充斥

事須得討臣謂須得貴重鎮壓總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

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鎮崇乃上表求改鎮為州

罷削舊貫朕于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

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為復略論此

耳崇啓曰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離旬朔

州名差重于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日揚微塵去塞豈

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

賜全腰領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

年七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世于是詔

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

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太武五王列傳廣陽王建

閻子深字智遠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崔暹敗於北道

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

深上書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

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

過不但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士人悉免厮役豐沛

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士人悉免厮役豐沛

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征鎮驅使

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畱居

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

禦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

流兵捉之于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游宦獨為匪人

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

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

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肯自改咸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

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眾度沙

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

卷首 九 東潛趙氏定本

時即申聞求改鎮為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遂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勅勒之叛朝廷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鄺道元為大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地形志朔州本漢五原郡延和二年置為鎮後改為懷朔孝昌中改為州後陷領郡五縣十三大安郡領狄那捍殊廣寧郡領石門中川神武郡領尖山殊顏太平郡領永安中改懷荒禦夷附化郡領附化息澤五原廣收蔚州永安中改懷荒禦夷二鎮領郡三縣七始昌郡領干門蘭泉忠義郡領葦池楊柳附恩郡領西涼利石化政靈州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鎮孝昌中改郡縣關按殊顏又曰樹顏以水得名息澤當作恩澤廣收當作廣牧字之訛也志又云蔚州寄治并州鄠縣則實改懷荒禦夷為蔚州而二鎮又在鄠縣寄治并州鄠者特寄治之州孝昌以後恒代而北盡為邱墟故永安時諸州邑皆僑治非復太武所置之舊矣方輿紀要懷朔城魏收曰本漢五原郡今榆林鎮故豐州也杜佑曰在朔州

北三百餘里後魏六鎮之一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如懷朔鎮又如武川鎮如撫冥鎮復如柔元鎮胡氏以為此六鎮自西徂東之次第也正始初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源懷出行北邊懷還至恒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儲積糧仗為犬牙相救之勢使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南寇從之正光四年沃野鎮既而武川陷懷朔亦潰孝昌中改置朔州併置大懷朔其後荒廢以朔州寄治并州界武川城在大同府北塞外魏六鎮之一也北史魏主燾破蠕蠕列置降人于漢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分為六鎮曰武川曰撫冥曰懷朔曰柔元曰禦夷孝文太和八年高間請依秦漢故事于六鎮之北築長城又云計六鎮東西不過十萬里一月可就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里計之六鎮相距各一百七十許里是也又十八年魏主如武川鎮景明四年使源懷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正光三年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叛其黨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六年阿那瓌為魏討破六韓拔陵自武川西向沃野屢破陵兵杜佑曰後魏六鎮並在馬邑雲中單

于府界其武川在白道中漢水上撫冥城胡氏曰當在武
 川柔元鎮間魏六鎮之一也宋元徽元年柔然侵魏柔元
 鎮是也柔元城在大同府東北塞外于延水東水經注柔
 元鎮在長川縣城東城南山于延水所出也孝昌初柔
 元鎮人杜洛周反于上谷圍燕州鎮蓋與上谷接壤胡氏
 曰柔元鎮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懷荒城在大同府東
 北塞外魏六鎮之一魏收志魏正光三年遣元孚諭柔然阿
 州即後魏時懷荒鎮魏正光三年遣元孚諭柔然阿
 那瓌于柔元鎮城在保安右衛西北所謂濡源之地也魏
 拓跋祿官分其國為三居西北為六鎮之一即此統之初
 魏主燾始置禦夷鎮于濡源西北為六鎮之一即此統之初
 鎮莫詳于水經注以道元身歷其境嘗所經營者具見本
 書魏世祖始置六鎮東西延亘三千里西起薄骨律東盡
 禦夷也是時六鎮西起武川東抵禦夷其長不過千里耳顧
 宛溪以太武置新起武川東抵禦夷其名考之魏書北史本紀
 竝無其事蓋誤證也六鎮之名當起孝文之魏書北史本紀
 太和十八年詔六鎮及禦夷城人是禦夷又在六鎮之外

不可曉也今為銓次薄骨律沃野二鎮如左水經注河水
 又北逕薄骨律鎮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
 仍列州上但語出戎方不究城名訪諸耆舊咸言故老宿
 彥言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以為邑號故曰沃野
 白口驢韻轉之謬遂仍今稱所未詳也河水又東逕沃野
 縣故城南漢武帝元狩三年立漢書地理志北地郡靈州
 縣有河奇苑號非苑師古曰苑牧馬之所也水經注靈州
 州此地河在之州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州又曰河
 奇也二苑皆在北焉禹貢錐指元和志靈州理迴樂縣本
 漢富平縣地縣枕黃河後魏刁癰為薄骨律鎮將上表請
 開富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溉公私田四萬餘頃
 人大獲其利又薄骨渠在縣南六十里溉田千餘頃沃野
 故城在天德軍城北六十里即後魏六鎮西頭第一鎮刁
 癰上表云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
 為難以今輿地言之河水又東北逕靈州所北折而北逕
 寧夏衛東南又北逕平羅所北又北逕榆林衛西出塞逕
 廢豐州西折而東北逕三受降城北又北逕靈州所北折而
 六鎮西頭之第一則知自武川以南至禦夷六鎮其中必有
 典廢之由而今不可考矣據杜君卿胡梅磳所指皆不數
 薄骨律沃野二鎮官氏志餘官雜號多同于晉朝晉書職

官志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
節殺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又給事黃門持節第
四品一代制度國勢之孝昌初梁遣將揚州刺史元法僧又
強弱繫焉故詳列之

于彭城反叛魏書孝明帝紀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
刺史元法僧據城反害行臺高謨諫作自稱

宋王年號天啓遣其子景仲歸于蕭衍遣其將胡龍牙
成景雋元略等率眾赴彭城詔祕書監安樂王鑒回師以

討之道武七王列傳陽平王熙子臨淮王他孫法僧為
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尚書高謨反

于彭城自稱尊號號天啓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
地彭志徐州魏晉治彭城

書官氏志侍中列曹節度諸軍依僕射李平故事魏書列
尚書俱第三品

遣其將左遊擊將軍趙祖悅倫據西硤石以逼壽詔平以
本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為行臺節度諸

軍東州將一以稟之軍至渦陽地形志譙州南譙郡
領渦陽武定六年置敗

退道元追討多所斬獲魏書孝明帝紀鑒于彭城南擊元
略大破之盡俘其眾既而不設備

為法僧所敗衍遣其豫章王綜入守彭城法僧擁寮屬守
令兵戍及城郭士女萬餘口南入道武七王列傳大軍致
討法僧攜諸子擁掠城內及文武南奔蕭衍又明帝紀孝

昌二年五原降戶鮮于修禮反于定州詔左光祿大夫長
孫稚為使持節假驃騎將軍大都督北討諸軍事與都督

河間王琛率將討之失利奔還詔免琛稚官爵列傳會鮮
于修禮反于中山以稚為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

詔稚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為大都督鄴道元為行
臺稚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

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算所長書奏不納琛與稚前
到呼沱稚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為修禮邀擊琛不

赴之賊總至遂大敗與琛竝除名又崔孝芬孝昌初蕭衍
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鄴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

停師城父累月不進勅孝芬賫庫刀催令赴擣賊退而還
按道元自渦陽還兵又與元琛同住裴邃之師後琛別與

長孫稚北討鮮于修禮雖有解罷稚之詔又命道元為行
臺而琛與稚已為修禮所敗後除御史中尉魏書本傳除

道元不與其事故本傳略之

史中尉官氏志四安將軍第道元素有嚴猛之稱權豪始

三品御史中尉從第三品

水經主澤卷首 十一 東潛趙氏定本

頗憚之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魏書神元平文諸帝

六世孫葦子子思字衆念為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

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于公事不應送御史子思奏

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察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

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

帝前後中尉二十餘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竝

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為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

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

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

御史尋亦蒙勅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便無準一按此即傳

所謂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者也然道元固有鑒于李

彪之禁止矣為臨洮舉哀孝文子京兆司州牧汝南王悅

王愉以反誅追封臨洮王即其人也

魏書孝文五王列傳羅夫人生汝南王悅地形志 嬖左右

司州太祖天興四年置相州天平元年遷都改

邱念常與臥起魏書孝文五王列傳悅及選州官多由于

念念嘗匿悅第時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

太后請全念身有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北齊

遊道傳中尉酈道元嘉其氣節引為殿書宋時雍州刺史蕭寶

中侍御史臺中語曰疾惡能討宋遊道

賁魏書列傳蕭寶賁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孝

卷首

東潛趙氏定本

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

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

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賁自以出軍

疑侍中城陽王徽魏書景穆十二王列傳城陽王長壽素

阻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魏書本傳悅等諷朝廷

同陷害之又關右寶賁慮道元圖已魏書列傳寶賁謂密

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又蘇湛字景儁魏侍中則之後

也晉亂避地河右世祖平涼州還鄉里蕭寶賁之討關西

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昌中寶賁大敗東還朝廷

以為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

臥疾于家寶黃令姜儉報湛云元略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鄴道元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湛聞之舉聲大哭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蘇湛不能以百口居家為王族滅寶黃復報曰此自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曰凡為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其長安博徒小兒輩計較辨有成理否湛恐荆棘必生庭闈願乞骸骨還鄉里寶黃素重之知不為已用聽還武功又楊椿出除都督雍南幽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詔以蕭寶黃代椿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于蕭寶黃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黃不藉刺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于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啓肅宗及靈太后竝不信納及寶黃害御史中尉鄴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所誘

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按蕭寶黃傳**圍道元于陰盤驛亭**地形志雍州京兆郡領陰盤真君七年併新豐太和十一年復寰宇記關西道雍州昭應縣即漢新豐之地陰盤故

城漢舊縣屬安定後遇亂徙于此屬京兆是後魏太和九年移此額于冷水西戲水東以城之是也方輿紀要陰盤城在陝西臨潼縣東宋白曰京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故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郡陰盤縣寄理于此今亦謂之陰盤城後魏太和九年復移而東今昭應縣東三十二里零水西戲水東司馬村有陰盤故城是也又有陰盤驛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既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牆而入道元與弟道按史文闕一字以魏書及本史參驗當是道峻

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寶黃猶遣斂其父子殯於長安城東按蕭寶黃傳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事平喪還贈吏部**

尚書冀州刺史官氏志吏部尚書上**安定縣男**地形志涇州安定郡

領安定縣晉罷後復按道元先襲父封永寧侯例降為伯至此別封安定蓋始封之君也官氏志開國縣男第五品

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

七聘及諸文皆行于世

魏書列傳高謙之專意經史與袁翻常景鄴道元之徒咸稱款舊按

道元立身行己自有本末不幸生于亂世而大節無虧即其持法嚴峻亦由拓跋朝淫汙闕冗救敝扶衰使然何至列之酷吏傳耶恐素與魏收嫌怨才名然兄弟不能篤睦相軋故耶知人論世必有取于余言也

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按此亦仍魏書之舊而未經裁削者觀其有從死之弟則非不能篤睦可

知子孝友襲

水經注釋目錄

卷一

河水一

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

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一清按河自章武入海之道

水經則敘于濁漳水篇胡肫明以濁漳即古徒駭河

所行河去而漳得擅其流漢人指此為禹河然云過

郡十六以水經考之河自黎陽以上所過有金城河

南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

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內凡十六郡黎陽以下大河故

瀆所經有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又六郡共

水經主釋

卷首

東潛趙氏定本

孫也

卷二

河水二

卷三

河水三

卷四

河水四

卷五

河水五

漯水

漢志東郡東武陽縣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縣桑欽言漯水所出

卷六

汾水

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二百里冀州寢

澗水

續漢書郡國志聞喜邑有澗水一清按漢志莽改河東郡曰兆隊左邑曰兆亭兆即洮洮水即也

文水

一清按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作文谷水以此水出文谷也隋置文水縣因水受氏焉

原公水

一清按原公水即原過水出原過祠下者也

洞渦水

魏書地形志太原郡晉陽縣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故曰同過西南入汾

晉水

漢志太原郡晉陽縣龍山晉水所出東入汾

湛水 說文湛水豫章浸一清按章字誤也當作州

卷七

濟水一 漢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

卷八

濟水二

卷九

清水 漢志魏郡內黃縣清河水出南

沁水 漢志上黨郡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東南至滎陽入河過郡三行九百七十里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德入河此云滎陽疑轉寫錯誤一清按水經用山經之文故主涅縣

淇水 漢志河內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一清按道元以是文載于濁漳水注中淇水

入白溝以入清河而歸于海蓋曹公過之北注故清河口有淇河口之稱也

蕩水 漢志河內郡蕩陰縣蕩水東至內黃澤

洹水 說文洹水在齊魯間一清按齊字誤當作晉見本篇注引說文竝字林可證

卷十

濁漳水 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闕駟曰濁漳即潞水為冀州浸

清漳水 漢志上黨郡沾縣大龜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

州川一清按漢志所云則濁漳自鄴縣以下皆清漳之流也龜當作雙即要字邑成是阜成之訛

補 滏水 一清按魏都賦曰

補 洺水 一清按說文洺水一名初學記引水經注曰洺水一名漳水

卷十一

易水

漢志涿郡故安縣閭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并州浸亦至范陽入涑師古曰言易水又至范陽入涑也

涑水

漢志代郡靈邱縣涑水東至文安入大清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

滹沱水

一清按漢志代郡鹵城縣滹池河東至參合入滹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

滹水

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參合是參戶之誤別下落河字河間國弓高縣滹池別河首受滹池河東至平舒入海是也從河見濁漳水注

派水

一清按說文派水出雁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初學記引本注派水南流所播為澤俗名天井淀明實錄太僕少卿何棟言唐滋沙鴨四水由保定真定會于河間天津入海唐即滹水滋亦為大川沙即派河鴨河本名鴉兒河即滹沱之漫流四水相敵派河雖不見漢志當據許氏之書補之

補 滋水

一清按漢志常山郡南行唐縣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滹池水說文作白陸谷俗本漢書誤也

卷十二

聖水

一清按聖水不見漢志其源惟記于古碑而桃水涿水垣水之見于漢志者皆載入篇中

巨馬水

漢志代郡廣昌縣涑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里并州浸

卷十三

灑水

漢志雁門郡陰館縣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過郡六行千一百里師古曰治音弋之反燕刺王傳作台字一清按今誤本作濕字依說文校正詳本卷灑餘水同

卷十四

灑餘水

漢志上谷郡軍都縣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一清按此即溫字訛誤之始

水經主釋

東潛趙氏定本

沽水

漢志東南至泉州入海行七百五十里

鮑邱水

漢志一清按鮑邱水出漢志者皆載入篇中

濡水

漢志音呼鵠反遼西郡肥如縣元水東北蠻夷師古曰

南入海

字誤也南入海陽當作南至海陽入海

遼水

漢志遼東郡望平縣大遼水出塞外

小遼水

漢志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

湨水

漢志樂浪郡湨水縣湨水西至增地入海說

卷十五

洛水

漢志宏農郡上雒縣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

伊水

漢志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伊水

澗水

漢志宏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澗水

漢志宏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澗水

漢志宏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澗水

漢志宏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澗水

漢志宏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澗水

漢志宏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澗水

漢志宏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澗水

漢志宏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澗水

漢志宏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澗水

漢志宏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澗水

漢志宏農郡新安縣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

于瀍水而合流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洛時二水猶未經洛陽城也迨東漢建都于此自河南縣東十五里之千金場引水繞都城南北以通漕而瀍水始與穀水俱東注矣古時瀍不合澗亦不過洛陽縣南而未至偃師也

卷十六

穀水

漢志宏農郡龜池縣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維

甘水

續志河南尹河南縣有甘城劉昭補注杜預曰縣西南有甘泉京相璠土地名曰甘水北入洛

漆水

漢志右扶風漆縣漆水在縣西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

澹水

說文澹水出京兆藍田入灞地志謂之沂水北縣苦谷澹水出焉一清按漢志謂之沂水

瀘水

漢志北地郡直路縣瀘水出東入洛一清按沮水當依說文作瀘水側加切又說文是出西

東入洛與漢志異

補

洛水

漢志北地郡歸德縣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左馮翊襄德縣洛水東南入渭一清按周禮雍州

浸曰渭

洛孔安國尚書傳雍州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導渭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說文洛

水出左馮翊

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歸德屬北地郡許氏誤也然則班志所云入河者蓋由渭以達于

河也此與出自熊耳會

伊入河之洛截然不同

卷十七

渭水上

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

八百七十里雍州寢

卷十八

渭水中

卷十九

渭水下

補豐水 漢志右扶風鄠縣豐水出東南北過上林入渭

東注維禹之績豐亦入渭之大川也

補涇水 漢志安定郡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

川一清按說文涇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入渭雒州之川也

補汭水 漢志右扶風汭水出西北東入涇雍州

卷二十

漾水 漢志隴西郡氐道縣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入

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丹水 漢志宏農郡丹水縣丹水出

卷二十一

汝水 漢志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

出宏農入淮一清按穎川郡亦有定陵縣有東不羹

城莽曰定陵城者也續志穎川有定陵而汝南無之其

卷二十二

穎水 漢志穎川郡陽城縣陽城山穎水所出東南

漢志東南至長平入穎過郡三行五百里荆州濱

漢志穎川郡密縣大颺山穎水所出南至臨穎

南密縣東入穎音與職切二水字形相近音聲又同似是一水而重出者

澮水 說文澮水出鄭國詩澮與洧方渙渙兮

渠水 漢志河南郡滎陽縣狼湯渠首受涉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一清按水經澮水下有渠水即蕩蕩渠實大川也宜著于篇目善乎禹貢雖指之言曰自滎陽引河後遞加疏導枝津交絡名稱互見使後人目眩心搖今綜其大略以蕩蕩渠為主水經注云渠水自河與濟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濟歷中牟縣之圃田澤與陽武分水又東南為官渡水又東至浚儀縣左則故渠出焉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世遂目故渠曰陰溝而以梁溝為蕩蕩渠陰溝東南至大梁城合蕩蕩渠其東導者為汜水至蒙縣為獲水又東至彭城縣入泗蕩蕩渠自大梁城南南流為鴻溝鴻溝又兼沙水之目沙水東南流至新陽縣為百尺溝注于潁水此即班固所謂蕩蕩渠首受涉東南至陳入潁者也其一水自百尺溝分出東南流至義城縣西而南注淮謂之沙汭沙水所出又有睢水入泗泗水自扶溝縣首受蕩蕩渠東南流至下相縣南而東注淮以上諸渠同源出于河之濟故言鴻溝者指此為鴻溝言蕩蕩渠者指此為蕩蕩渠言汴水

者指此為汴水言浚儀渠者指此為浚儀渠皆以下流之目追被上源也此外有濟隧上承河水于卷縣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于岑造入激隄而其流遂斷其言至為明晰今陰溝汜睢瓠子諸水皆自為一篇而渠水無稱焉豈酈氏原書如是乎要為後來之脫誤無疑也

卷二十三

陰溝水

漢志淮陽國扶溝縣渦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

汜水

漢志河南郡滎陽縣卞水在西南說文汜水受陳畱浚儀陰溝至蒙為離水入于泗徐鉉曰今

非作汴

獲水

漢志梁國蒙縣獲水首受留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過郡五行五百五十里一清按汜水雖亦

至梁郡蒙縣為離水自與出蒙縣北之獲水源流有別今本篇目不具更列之

卷二十四

睢水 漢志陳留郡浚儀縣睢水首受狼湯渠水東至

縣應劭曰

睢水出焉 漢志陳留郡封邱縣濮渠水首受沛東北至

瓠子水

漢志泰山郡汶水出萊毋西入沛又萊蕪縣原

按濮渠即瓠子河 漢志泰山郡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一清

卷二十五

泗水 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

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又魯國卞縣泗水西南

所云若二水者及讀道元注濟水篇云乘氏無泗水

乃荷水方知泗字是荷字之誤然

則出卞者是也入沛當作入沛

沂水 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

泗一曰沂水出

泰山蓋青州浸 漢志泰山郡蓋縣臨樂子山洙水所出

臨樂山無子字

卷二十六

洙水 漢志琅琊郡東莞縣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

巨洋水 漢志琅琊郡朱虛縣凡山丹

淄水 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

定入馬車

汶水 漢志琅琊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

言出朱虛入維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一清按此即所謂東汶非禹貢之汶也
濰水 漢志琅邪郡箕縣禹貢濰水北至昌都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三十里兗州浸一清按北海郡有都昌縣昌都字倒互耳

膠水 漢志琅邪郡邦縣膠水東至平度入海

卷二十七

沔水上 漢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一清按世本

沔水分上中下三篇今移下篇接上篇之末省去中篇之目改為上下二篇

卷二十八

沔水下

卷二十九

潛水 漢志巴郡宕渠縣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不曹水出東北南入濶徐谷說文漢出為潛

湍水 漢志宏農郡析縣黃水出黃谷鞬水出析谷俱東至酈入湍水

均水 漢志宏農郡盧氏縣熊耳山在東育水南至順陽入沔過郡二行六百里一清按育即均也宏

農郡 丹水縣下作鈞師古曰鈞亦水名也音均

粉水 太平寰宇記粉水出房陵縣北永林山一清按粉水不見漢志即上粉縣亦莫能定為何時所

置始以樂史所云補之

白水 一清按此即漢志所謂蔡陽白水鄉也春陵之封徙于此

泚水 漢志南陽郡泚陽縣應劭曰泚水東入蔡一清按泚水今誤本漢書俱作泚當以水經注正之

卷三十

淮水 漢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

州里青

卷三十一

潢水

漢志南陽郡魯陽縣魯山潢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

涇水

漢志南陽郡鄧縣育水出西北南入漢說文涇水出宏農盧氏山東南入沔或曰出鄧山西

灑水

漢志汝南郡灑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灑水

漢志汝南郡灑水出潁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灑水

漢志南陽郡舞陰縣中陰山灑水所出東至蔡

灑水

漢志南陽郡舞陰縣中陰山灑水所出東至蔡

灑水

漢志潁川郡舞陽縣應劭曰舞水出南一清按

灑水

漢志潁川郡舞陽縣應劭曰舞水出南一清按

卷三十二

澗水

說文澗水出南陽蔡陽東入夏水

澗水

一清按漢志無澗水說文

澗水

說文江夏有澗春亭徐鉉曰按說文無澗字他

澗水

書亦無此篇下有澗春亭徐鉉曰按說文無澗字他

澗水

相承誤重出一字渠支切又說文荇从艸折聲江夏

澗水

平春有荇亭語斤切一清按江夏有澗春縣晉改曰

澗水

不知鼎臣何以云爾

澗水

漢志廬江郡雩婁縣澗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

澗水

按入淮之淮即灌水也

水經注釋

卷首

十一 東潛趙氏定本

水蓋泄水合泚水以入淮而或誤以為入泚水經泚水篇云泄水從南來注之善長糾之曰泚陽無泄水蓋誤引壽春之泚泄耳又因泚訛而為氏

肥水 漢志九江郡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父城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一清按所謂夏水即漢志沛

郡城父縣之夏肥水也然夏肥與肥隔淮南北仲瑗合而一之誤矣

施水 一清按施水合肥故縣有合肥之稱水經不溯其所出而曰亦從廣陽鄉東南入湖與全書義

未例多所

補滁水 一清按說文滁水名唐六典七曰淮南道其大川有滁肥之水巢湖在焉是也

沮水 漢志漢中郡房陵縣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

漳水 漢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

夏水 漢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又武都郡武都縣東漢水受氏道水一名沔

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江夏郡注引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

一清按本篇注引仲瑗語與孟堅南郡下分注合是文則又主康成之說自相矛盾道元故起而糾正之

羌水 漢志隴西郡羌道縣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白水過郡三行六百里又廣漢郡甸氏道縣白

水出徼外東至葭萌入漢過郡一行九百五十里

涪水 漢志廣漢郡剛氏道縣涪水出徼外南至墊江入漢過郡二行千九百九里

梓潼水 漢志廣漢郡梓潼縣五婦山馳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應劭曰潼水所出南入墊

江一清按據經文當作梓潼水

涪水 一清按漢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池水所出東北入漢無涪水其安陽縣鬻谷水出西南北入

漢即涪水也道元載于沔水注中

卷三十三

江水上

漢志蜀郡湔氐道縣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

百六十六里一清按今本漢書誤也宋本是過郡九行

合大江禹貢錐指曰今江水所過於漢為蜀郡犍為

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

郡一國又水經江水東逕宜昌縣之流頭灘注引袁

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干寶晉紀云紀陟對司

馬昭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餘里宜昌今宜都也在

西陵之東誠如所言則江自岷山至江都入海行萬

餘里易祓曰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

百三十里自夷陵至泰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江自

松潘至泰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又

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

而宋本亦未合也

卷三十四

江水中

卷三十五

江水下

卷三十六

青衣水

漢志蜀郡青衣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

至南安入濊一清按道元引此文在江水篇

濊乃濊之誤蒙山谿即青衣水也

桓水漢志蜀郡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

若水漢志蜀郡旄牛縣若水出徼外南

沫水一清按即漢志蜀郡青衣縣之大渡水也又續

志曰有沫水從邛來出岷江又從

又此下俗本有沅西水篇目卷中只有經文一句而
西水源流附見沅水注且南方之水無沅西之名蓋
是延江水注尾結語而誤以為
經者今注既改正并削其目

存水 一清按漢志健為郡郃縣不云有水而鬱林
郡定周縣水首受無斂據道元注似在郃縣為

存水 郡定周縣水首受無斂據道元注似在郃縣為
為周水也

溫水 漢志牂柯郡鐔封縣溫水東至廣
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

卷三十七

淹水 說文淹水出越嶲
徽外東入若水

葉榆水 漢志益州郡葉榆
縣葉榆澤在東

夷水 漢志南郡巫縣夷水東至夷道
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油水 漢志南郡高成縣滄山滄水所出東入繇繇水
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說文油水出

武陵孱陵西
東南入江

澧水 漢志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
沅過郡二行一千二百里一清按據道元注特

其支流
入沅耳

沅水 漢志牂柯郡故且蘭縣沅水東南至益
陽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浪水 漢志武陵郡鐔成縣康谷水南入
海一清按康谷水豈即浪水乎

卷三十八

資水 漢志零陵郡都梁縣路山資水所出東
北至益陽入沅過郡二行千八百里

漣水 一清按漣水不見漢志道
元所謂資水之別是也

湘水 漢志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湘水所出北
至鄰入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灘水 漢志零陵郡零陵縣又有灘水東南至廣信入
鬱林一清按班固但記灘水于零陵縣下耳初

不云出陽海山也道元不知以為湘離同源此大謬也離水乃牂柯江下流至秦史祿始通之于湘所謂靈渠者也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溱水 漢志桂陽郡臨武縣秦水東南至溱陽入漚行七百里

卷三十九

漚水 漢志桂陽郡桂陽縣漚水南至四會入鬱林過

出桂陽盧聚山漚浦為桂水漚水經云過溱陽縣出

而浦關與桂水合南入于海注云漚水又南注于鬱

北入沅道元起而糾正之說文漚浦下落關字

漚水 說文漚水出桂陽南平西入營道入水窠

鍾水 一清按鍾水水經有漚水之稱乃俗傳之

耒水 漢志桂陽郡郴縣耒山耒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湘

沫水 漢志長沙國茶陵縣泥水西入湘行七百里

漚水 一清按羅含湘中記曰漚水注湘中

澗水 說文澗水出豫章艾縣西入湘

贛水 漢志豫章郡贛縣豫章水出西南入大江又雩

按此即道元注所云豫章水右會湖漢水者也

廬江水 漢志廬江郡廬江出廬江

廬江出廬江

卷四十

漸江水 漢志丹陽郡黟縣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

入海又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續志會稽郡

縣玉山

斤江水 漢志鬱林郡領方縣有斤員水

日南水 漢志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屬交州一清按今卷末有容容諸水注

云右三十水從江已南至日南郡數與班志不合實即是水也當補列于目

補弱水 說文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桑欽所說

補黑水 漢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一清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有合黎山則弱水所經也三危

山則黑水所經也二水為雍梁之大川水經不應遺之史記索隱尚書正義俱引其書則是二篇亦在失

亡之列致使言禹貢者莫能詳二水之源流惜哉

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一清按卷尾嵩高為中嶽已下至三澨池是釋禹貢山水澤地

所在凡六十今本不具于目似亦缺漏

一清按李林甫唐六典註云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

百三十七江河在焉王應麟玉海云自河水至斤江水

河漯汾澮涑文原洞晉湛濟清沁淇蕩洹漳易滹聖巨

馬濕沽鮑邱濡遼貝洛穀甘漆澆沮渭漾丹汝潁洧潁

澮陰坂睢瓠子汶泗沂沭洋淄汶濰膠沔潛湍均粉白

泚淮滢涇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潼涇江青衣桓若沫延江沅酉存溫淹葉榆夷油澧沅

浪資漣湘灑溱匯深鍾耒洑澗潁贛廬漸江斤江非

經水常流不在記注之限末卷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凡六十深寧叟所記水經之目與今本不殊以原公為

水經注釋卷首終
原洞渦為洞陰溝為陰則其所省也以梓潼為潼廬江為廬舊本之脫耳以灤水為濕水瀘水為沮水施水為施水滙水為匯水窠水為深水皆誤文也經水凡百十六較唐六典少二十一篇證以本注及雜採他籍得滄洛滹沱派滋伊瀍澗洛豐涇汭渠獲洙滁日南弱黑十八水而灤下當有灤餘清濁漳大小遼原分為二刪去無注無名之沅酉水合一百三十七水與唐六典數合也

水經注釋卷首終

水經注釋卷一

仁和趙一清誠夫錄

河水一

崑崙虛在西北

山三成為崑崙邱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元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

刊誤曰趙琦美據爾雅三成上校補山字。以初刻未改情形。後來刻本卷一此葉刪去此校補之山字。故刻改正。三行。刊誤上改云。見爾雅釋邱。趙琦美據河水四注三成上場山字非也。孫潛本今存此句。趙琦美校改。胡適

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灋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清一

按三國志蜀書郤正傳其釋譏曰陽盱請而洪災息裴松之註引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請于陽盱之阿即陽紆也漢志冀州藪曰陽紆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爾雅作陽陟又一陽紆也

七萬里得崑崙之虛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綿襍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末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為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

河水

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腴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筋脈之通流者故曰水其具財也而水最為大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於地溝流于大水及於海者又命

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
 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
 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
 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
 波沛厲浮沫揚奔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為四瀆瀆通也
 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曰
 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東北陬

山海經曰崑崙虛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色
 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

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

馬史張仲功

一清按漢書溝洫志大司馬史張戎議曰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習灌溉事也

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漑田令河不

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

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恆

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

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

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

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

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日中極之淵深三百仞

唯馮夷都焉

一清按山海經本作冰夷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括地圖曰馮

夷恆乘雲車駕二龍河水又出於陽紆凌門之山而注

於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

馮夷之所都居

一清按穆天子傳本作無夷注無夷馮夷也

是惟河宗氏天

子乃沈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

之寶器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

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粵在伏羲受龍馬圖於

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

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于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

夏商咸亦受焉李九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徑自

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

此也高誘以為陽紆秦藪非也釋氏西域志曰阿耨達

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

何氏焯曰吳豐中沈本作莽

隆雷公也雷電龍

箋曰三字誤一清按三字句截龍即龍字古字通用河水注龍下地名也

有邱郭墳墟即此義

即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

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

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

精火煨則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支天竺至伽那調

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躡縣緬過河河兩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磐石之磴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緬橋相引二千餘里方到縣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秣之西有縣度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一清按後漢書章懷注引西域傳曰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五十里又曰其處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

也其人山居佃于石壁間累石為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爰飲也有白草出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縣度乎釋法顯又言渡河便到烏菴國烏菴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足跡于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爾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毘荼佛法興盛又逕捕那般河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流摩頭羅國而下合新頭河自河以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為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為中國也泥洹已來聖眾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

迄于南海四五萬里也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
犍越摩訶刺諸國而入南海是也阿耨達山西南有水
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恆伽此
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恆水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乃
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
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卽恆
水也故釋氏西域志有恆曲之目恆北有四國最西頭
恆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喝國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
逕拘夷那喝國南城北雙樹間有希連禪河河邊世尊
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

後天人以新白縹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
送出王宮渡一小水水名醯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
宮北以梅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然大迦
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
而自然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
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
屠於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
其樹華名娑羅佉也此華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芝
扶南記曰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
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

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芝目見之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見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注於恒恒水又東逕毗舍利城北釋氏西域志曰毗舍利維邪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邪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周圍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住于此本菴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恆水上流有一國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卽盛以木函擲恆水中下流有

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伏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愁憂小夫人問何故愁憂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於城西作高樓賊來時置我樓上則我能卻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于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卽以兩手捋乳作五百道俱墜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卽放弓仗二父王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二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

放弓仗處後人得知于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
卽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志曰恆曲中次東有僧迦扇
柰揭城卽佛下三道寶階國也法顯傳曰恆水東南流
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爲母說法
處寶階旣沒阿育王於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
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爲吼怖效心誠恆水又東逕罽
賓饒夷城南城南接恆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恆水北岸
佛爲諸弟子說法處恆水又東南逕沙祇國北出沙祇
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尺不增不減今
猶尙在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曰淨王宮也城

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池北岸
二十步東向舉手攀樹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
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
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
域記曰城北三里恆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
佛像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
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
故爲四姓住在故城中爲優婆塞故尙精進猶有古風
彼日浮圖壞盡條王彌更修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
助成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攀樹

樹名須迦

朱氏謀璋箋曰須字之下原闕一字因果經云樹名無憂即此樹乎一清按翻譯名義集

阿輸迦大論翻無憂樹史記正義曰浮圖經曰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全氏祖望曰須迦即阿輸

迦也音同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攀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

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尙蔭

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

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恆以

香花供養尙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

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帖著石上逾更明也太子生時

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見一龍吐水煖一龍

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尙一冷一煖矣太子未出家前十

日出往王田闔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

受於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據者

晉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

各捧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花此時以

至河南摩強水即于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強水在迦

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

十由旬菩薩于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於瓶沙

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晉

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日便

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由旬于是徑詣貝多樹貝多

樹在貝多閱祇北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竺法維曰迦維衛國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譚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為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山川饒沃恣其所欲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為天地之中也恆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

有遂止空荒無人羣象以鼻取水灑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恆水又東至五河合口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向毘舍利欲般泥洹諸天告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毘舍利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即於中河入火光三昧燒身而般泥洹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延朱氏

謀璋箋曰毘曇論云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今之二里也入拘盧舍為一由旬今十六里也又云梵眾天身長半由延梵福樓身長一由延而不言由延之數疑與由旬同義而字殊耳一清按由旬亦作由巡又因巡轉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邑即是阿育王所治之為延也

城城中宮殿皆起墻闕雕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此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清淨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宏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中國惟此城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三一清按黃氏慎中里餘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戶北向塔塔南有本作二石柱圍丈四五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闍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塔北三四百步阿育王於此作泥犁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銘

記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一一以指畫石一清按孫氏潛用趙清常三校本旁註佛以三指畫石愚意古書凡重文皆作二此句之首應有佛字與上佛畫字重後人傳鈔遂析為一一趙本三字疑亦妄增爾畫跡故在恆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所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萍沙王舊城也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入谷傳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三一清按黃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本作四

作雕鷲恐阿難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卽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西望其山有兩峯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耆闍鷲也又竺法維云胡語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腳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誦首楞嚴香華供養聞見之宗也又西逕迦那城南一清按黃十里到佛苦

一本作三

行六年坐樹處有林木西行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攀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于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卽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中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延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尊引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

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西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
敷吉祥草東向西坐時魔王遣三玉女從北來試魔王
自從南來試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爲老
媿莫不自服佛於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
詣佛處四天王捧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毘婆梨佛在
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
往尼連禪河浴浴竟於河邊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
步鉢沒河中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先三佛鉢亦
見佛于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樹二
里於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釋氏西域記曰

尼連水南流注恆水水西有佛樹佛于此苦行日食糜
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卽佛入水浴處東上岸
尼拘律樹下坐修舍女上糜于此於是西渡水於六年
樹南貝多樹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
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
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弗邑順恆水西下得一精
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恆水西下到迦尸國波羅奈
城竺法維曰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
間有恆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
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卽鹿野苑本

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棲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居
 巴連弗邑又順恆水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
 域記曰恆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有卜佉蘭池池水恆
 在北佛下說戒處也恆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
 也法顯曰恆水又東到多摩梨耆國即是海口也釋氏
 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耆康泰扶南傳曰從迦那調州
 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渡江逕
 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
 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恆水江口有國號擔袂屬天竺
 遣黃門字與為擔袂王釋氏西域記曰恆水東流入東

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為東西也

周氏嬰厄林曰崑崙墟河出東

北陬恆水出西北隅恆繞西域達于大秦河入中國注
 于東海河流小渚絕不通波善長敘恆于河之下蓋因
 崑崙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脈川紬奇甄異六合之外宛
 在目中三竺之流如滌足下神州地志斯為最壞矣然
 皆躡法顯之行踪想恆流之洞洑其間水陸未辨道里
 難明計所差池厥類亦衆予為兩兩較之法顯傳云渡
 新頭河至毘荼國東南行八十由延到摩頭羅從此東
 南行十八由延到僧迦施國又東南行七由延到罽賓
 饒夷城城接恆水渡恆水南行三由延到呵梨林又東
 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舍衛城又東南
 行十二由延到那毘迦又東南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
 衛又東行五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
 竭又東行五由延到毘舍利又東行十九由延到五河合
 口渡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弗邑從此東南行九由延
 到小孤石山又西行二由延到王舍新城從此西行四
 由延到迦耶城復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樹從此還向巴
 連弗邑此皆顯踰原越隰瞻曦曷以遐徂尋途投屏觸
 風塵而備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逕中天竺

毘荼國又逕摩頭羅渾流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
 竭國又東逕毘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僧迦施又東逕
 賓饒夷又東南逕沙祇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北
 東逕藍莫恆水又東至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由延
 巴連弗邑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新
 又西逕伽耶城南二十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
 還向巴連弗邑皆以原野之遄征為波流之所屆焉
 拘夷毘舍在藍莫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舍衛毘
 去伽維北劣一由延恆水若南必逕茲土而善長遺
 度雪山過沙河經烏菟佛足跡曬衣石即得陀衛尸
 國水經注乃置葱嶺之東黃河之所逕凡此俱與法
 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西跋涉所約各幾由延者其
 定多瑰異直為不能具述善長亦失網羅都無補綴
 改云恆水東南流耳恆水又東逕耳佳麗僧城敘多
 複空荒夷野事極寂寥千里而遙一言便畢不合好
 之士恨作者之疎乎又法顯從六年樹還巴連弗順
 水西下至曠野波羅柰蓋循西岸行也又還巴連弗
 恆水東行得瞻婆梨帝蓋沿東澗去也此邑恆水下
 左右諸國盡此矣水經注乃先于巴連弗處云恆水
 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廣袤計之安得有

兩恆河乎是知縱翰略記者忘準之地道快意成書者
 罔研乎舊史予今證其諸長拾其一短俾積壁崑圖一
 片是衛武之圭濯錦江流數尺乃楚邱之服若日鴻致
 自有所指歸細趣不足以擊難立言之旨吾亦烏乎測
 哉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

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
 有崑崙山所出五水祖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
 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
 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為
 解乃宜為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
 名人不應河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釋
 云復書曰按穆天子傳穆王於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

母云去宗周灋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
今見泰傳非爲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爲
無熱邱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爲佳證穆
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繡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
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若訪地脈川不與經
符驗程準途故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艱歸之鴻致陳
其細趣以辨其非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經曰崑崙虛在
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
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
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

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瓊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
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
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
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
樊桐在崑崙閭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
黃水三周復其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
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自窮石
至于合黎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
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
之是謂元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

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爲名山掘崑崙虛以爲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全氏祖望曰七

字注中注本雙行夾寫後人傳抄連作大字下文多有之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

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則以髣髴近浮圖調之說阿耨

達六水葱嶺于闐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

按十洲記崑崙山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

三萬里有弱水周迴繞匝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接北

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大

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

去咸陽三朱氏謀瑋箋曰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

千里上有三角面方廣萬里形如偃盆上有金臺玉闕

亦元氣之所含天帝君所治處也考東方朔之言及經

五萬里之文難言浮圖調康泰之是矣六合之內水澤

之藏大非爲巨小非爲細存非爲有隱非爲無其所苞

者廣矣于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爲寡至如東海

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州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

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

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

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也下狹上廣

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名曰閼

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元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出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璿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周如削下有迴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

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綠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一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山經曰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

及帝之四時然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冲妙難本以情萬象遐淵思絕根尋自不登兩龍於雲轍騁八駿於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辨哉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全氏曰杜

君卿之譏水經誠有過者胡東樵欲為水經護法而以爲錯簡以愚考之則亦非也水經開卷數語純引山經蓋以爲河水緣起葱嶺而下則申明乃開卷數語之釋文此其行文之拙非後人所竄易也但其所引山經亦有甚不同者則可怪也萬斯同曰山海經河水出崑崙之東北以行其北西南入于渤海水經則謂東南入于渤海山海經積石之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水經則謂冒以西南流道元不能辨正孰謂此書爲不刊之定論者况河自鹽澤以下皆東流也

山海經曰河水出渤海又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

全氏曰按山海經本文曰河水西南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今是注所引非完文

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

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于

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

曰覽百川之宏壯莫尙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

石之嵯峩釋氏西域傳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

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

杜氏佑通

典曰按水經云崑崙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

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
 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云按水經晉郭璞注
 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著所撰者名氏亦不
 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瞻解釋固應精當詳水經所
 作殊為詭誕全無憑據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
 于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
 于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
 引禹紀山經釋法明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
 葱嶺一源出于闐南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
 尋究又水經出于闐南山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
 流入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
 敦煌酒泉張掖郡南竝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
 體自葱嶺于闐之東敦煌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從
 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互數千里未聞
 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
 者不詳斯甚又按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昏墊
 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小地勢
 復高不為人患不惡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
 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固無禹理水之功自
 葱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為準的班固云

言九州山川者尚書近之矣誠為愜當其後漢書西域
 傳云河水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
 皆以潛流地南下出積石為中國河云比禹紀山經猶
 較附近終是紕繆按此宜惟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
 從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
 遂云窮河源也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
 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山即所
 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繆誤孟堅又云禹貢云導
 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
 不相統一未為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
 未知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
 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
 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尚書云織
 皮崑崙析支渠叟西戎即敘又范氏後漢書云西羌在
 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千餘里
 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
 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繆而不謂河之
 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
 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佑以水經僻書代人
 多不知觀或有好事者于諸書中見有引據謂其審正
 水經主筆

此殊未之精也不揆淺昧考諸家之說辨千古訛舛是
 故曲折言之胡氏渭禹貢錐指解之曰按水經敘西域
 兩源較漢書尤為明備惟是積石一山錯簡在渤海之
 下葱嶺之上遂來後人之彈射并其全經而疑之而不
 知此非本文乃庸妄人之所竄易也彼見山海經云河
 水出渤海西北入積石山遂以此經海外之海為渤海
 殊不知渤海澤之亦名蒲昌海也彼見此經云河水東入
 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遂謂積石距敦煌遠而渤
 澤最近故移積石于渤海之下使渤澤與敦煌相接殊
 不三郡界中實無河也蓋漢世河關以西皆為羌中
 地河水所經人莫能親故聊假三郡之南以表之非真
 謂河自鹽澤入玉門關也杜佑不察此意而以為纂
 集之不詳固宜矣若夫道元之注惟渤海以上博引釋
 氏怪誕之說甚覺無謂至葱嶺山以下發明頗多其所
 言崑崙虛也曰淺見未聞非所詳究其言積石也曰宜
 在蒲昌海下其言葱嶺河也曰河源潛發分為二水其
 言蒲昌海也曰洄流雷轉為隱淪之脈正其繆而補其
 闕亦可謂精審之至矣杜佑詆水經并詆道元豈通論
 哉又曰此渤海當在葱嶺西塞外凡大澤謂之海渤海
 卽蒲昌雷轟牢蘭之類非真海也又出海外二十字屬

意以此為錯簡蓋以下文南入葱嶺觀之則積石反在
 葱嶺之北必無是理也今移在後又東注于渤澤之下
 則自崑崙而葱嶺而蒲昌而積石原委秩然方位悉當
 矣一清按通典為學人所尊信其譏水經以為纂集之
 不詳其摘酈注云都不詳正又云亦不尋究是於本書
 尙未通覽僅撮割數言以逞其私說而其指積石乃
 是隋置河源郡唐置積石軍之地誤以龍支之積石當
 禹貢之積石曾不悉在塞外西南羌中者大積石也在
 枹罕西北者小積石也地理志括地志
 之文可覆按也東樵之言可稱諍友

水經注釋卷一終

